



# 《诗经》里最美的春天

几乎所有古老的文明，都发源自美好的诗。希腊有史诗，中亚有抒情诗，华夏民族有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当属中国人的孩童时光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山林水泽之间，与荒野相融无间，即景即情，自鸣天籁。

《诗经》三百第一篇，苕菜打头阵。几千年过去了，提到苕菜，无论妇孺老幼，都能吟出那句“参差苕菜，左右流之；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”。

春日照耀下，水泽河畔旁，两只水鸟喜悦地嬉戏欢笑，一雄一雌，鸣声和谐。苕叶漂浮于水面上，河流里徜徉着原始的沉静和生动。河岸边，一位年轻美貌婀娜曼妙的女子在洗苕菜，纤纤小手流淌着丝丝缕缕的碧绿，或左或右，漂摇无方。不知何时，一个男子在岸边驻足，静静沉醉于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里，呆了痴了，于朦朦胧胧中品味着生命的广阔与美丽。

## 薇

出自：《小雅·采薇》

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归曰归，岁亦莫止。

“薇”是一种什么植物？《汉典》是这么解释的：草名，又名“大巢菜”。一种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，花开紫红色，结寸许长扁荚，中有种子，可吃。俗称野豌豆。

唐代白居易在《续古诗十首》这样描述采薇的场面：“朝采山上薇，暮采山上薇。岁晏薇亦尽，饥来何所为。”早上去采摘豌豆尖，黄昏也去采摘，但是野豌豆没有了，拿什么来充饥？一个“薇”字，让世人尝尽大唐平民百姓生活的苦。

时过境迁，国家昌盛，今天那小小的薇——野豌豆，已不再是我们的“菜”。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沉重感，已超过了事物本身。愿以后的日子，人们不再拿野豌豆来充饥。

## 芥

出自：《邶风·谷风》

行道迟迟，中心有违。不远伊迓，薄送我畿。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

开在早春田边溪头的芥菜花，是春天时节的象征。精致而典雅的白色花朵，宛如天上繁星般散布在江南大地上。作为一种野菜，它的味道如何？诗句里已经直接地表达了：味道甘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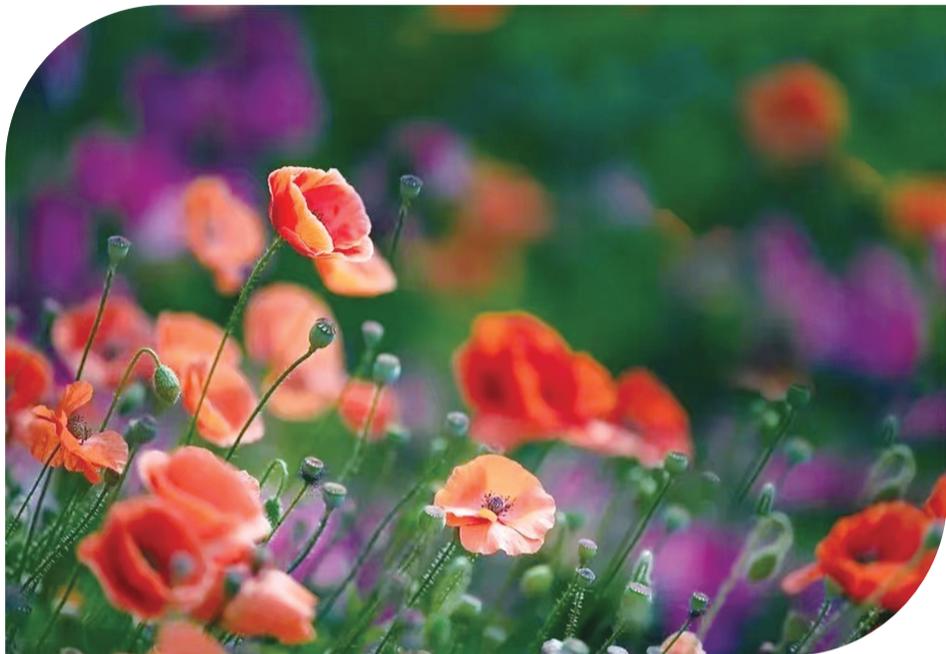
宋代词人严仁《玉楼春·春思》说“春风只在园西畔，芥菜花繁胡蝶乱”。暮春的风光只在庭园的西边，芥菜花开得正好，蝴蝶也飞来飞去忙乱。迎着和煦的春风，品味着这些描写芥菜的文字，字里行间里飘袅而出一股浓浓的芥菜香，陶醉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味蕾，还有品尝芥菜的心情。

## 藜

出自：《小雅·车舝》

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。仓庚喈喈，采芣祁祁。

有时候，春天来得很慢，让人们充满了期待，不知道何时会真正到来。而春天来了之后，花草都会长得很快，生机勃勃。田野间，辛勤的女子们在一起高高兴兴地采摘着白蒿。诗经中提到的藜，即为白蒿。古书《尔雅·释草》写道：“藜，幡



张时卫/摄

蒿，又，藜之丑。秋为蒿。俗谓之蓬蒿菜，叶似艾，粗于青蒿，白于众蒿，可为菹。”

民间将白蒿做成菜团的做法流传至今。将白蒿洗净剁碎，拌上少许面粉，将面粉搓匀，然后上笼屉大火蒸。气上了后，改中火蒸十五分钟，再改小火蒸五分钟起锅，倒在盘子里，泼上花椒辣子油，搅拌均匀，盛在碗里，调入蒜泥、盐、香油、醋，口感真心不错。那种味觉，估计很多爱吃的人都会一直惦记着吧。

## 葍

出自：《邶风·桑中》

爰采葍矣？沫之东矣。云谁之思？美孟庸矣。

春天是美丽的，微风柔和，空气清新，太阳温暖。田野里的麦苗像一片绿色的海，星罗棋布的村庄是不沉的舟，纵横交错的是弯曲的河道，涌动着绿色的充满生命气息的波涛。辛劳的采摘人在采摘葍菜，去哪里采摘葍菜呢？

自然是在那春光明媚下的沫水东边。采摘的同时，人们牵挂的又是谁？也许是那漂亮的姑娘。在那个时代，这种叫“葍”的蔬菜已经伴随着这首诗走进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心里。葍，又可称为蔓菁，芜菁，九英菘，合掌菜，芥蓝，擘蓝等，就是民间人们常说的大头菜。

“三春已暮桃李伤，棠梨花白蔓菁黄。村中女儿争摘将，插刺头鬓相夸张。”唐诗人元稹在《村花晚》的描写，将葍菜的朴素和静谧比作原野上的柔柔春风，心田的绿意，生命的新鲜吹拂着这美好的宠儿，永远是那样至真至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## 凤凰

出自：《大雅·卷阿》

凤凰于飞，翯翯其羽，亦集爱止……

凤凰于飞，翯翯其羽，亦傅于天。蔼蔼王多吉人，维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岗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翯翯（音同“汇”），振翅而飞之声也；蔼蔼，众多也。此诗以凤凰高翔起兴，虽为咏唱周王得众多贤才相助的“颂王”之作，但其“高岗朝阳，梧桐生焉，凤凰鸣焉，直达于天”的描述，确实是形象鲜明，气势壮美。此后，梧桐凤凰，遂成固定搭配，沿用至今。古诗里的相关词句可谓比比皆

是，如：丹丘万里无消息，几对梧桐忆凤凰。（唐李商隐《丹丘》）愿闻四海销兵甲，早种梧桐待凤凰。（明刘基《普济寺遣怀》）高梧百尺夜苍苍，乱扫秋星落晓霜。如何不向西州植，倒挂绿毛么凤皇。（清郑板桥《咏梧桐》）其实，伟大的《诗经》，其本身不就正如鸣于高岗、上傅于天的华丽的凤凰，给中国古典文学乃至我们的文化传统，带来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吗？

## 用智慧和生命去领悟《诗经》

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是说《诗经》的认知功能。《诗经》是一部“百科全书”，涉及多种学科的知识，故三国时东吴学者陆玑著有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，专门研究《诗经》中的动植物。

民国学者胡朴安也著有《诗经学》一书，指出：“《诗经》一切之学，包括文字、文章、史地、礼教、博物而浑同之。”其中“博物”之学，便是建立在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基础上的专门学问。

意思是：“你们年轻人为何不去学习《诗》呢？《诗》三百篇，既可以兴发志意，萌生感动；又可以观察风俗，考见得失；既可以让人合群乐群，和而不流；又可以怨刺讽谏，抒解哀愁。就近处讲，可以用来奉事父母；就远处讲，可以用来奉事君上。还可以多多认识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哩！”

在孔子眼里，《诗经》简直是“多功能”的百科全书，包罗万象，彻上彻下，可大可久，左右逢源！不仅如此，孔子所谓的“多识”，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。为什么要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呢？并非仅仅出于“认知”的需要，还有“生命”本身的需要。

《中庸》说：“《诗》云：‘鸛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’言其上下察也。”鸛飞鱼跃，生意无穷，皆有助于君子体察天地之道，养成“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仁心和爱心。钱穆《论语新解》论此一章说：“诗尚比兴，多就眼前事物，比类而相通，感发而兴起。故学于诗，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，此小言之。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鸛飞鱼跃，道无不在，可以渐跻于化境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‘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’者，乃所以广大其心，导达其仁。诗教本于性情，不徒务于多识。”

《诗经》所描述的生活世界背后，隐存着一个无限深广的心灵世界。所以，读《诗经》，不仅要用心，用情，还要用智慧，甚至用生命！



张时卫/摄